

8月26日是陈毅诞辰120周年。这是一段当年与陈毅长子陈昊苏的访谈往事，聊到了与上海的渊源，聊到了母子合力的奋斗，聊到了家风的传承、革命的使命……

因为上海

1986年，军队作家铁竹伟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《霜重色愈浓》问世了。这是一部描写上海市老市长陈毅元帅的纪实作品。作品发表以后，引起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注意。当时电台的“小说连播”栏目，准备在当年国庆过后的10月6日起，每天连播这部作品。编辑们准备在连播开始前，采访作者铁竹伟，做一个录音采访，请她谈谈创作的体会，放在节目的开播前，类似文字作品前的“序言”。据了解，作者铁竹伟正在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修改另外一部新作，而我那时正在北京采访，于是，单位把采访铁竹伟的任务交给了我。

然而不巧的是，当我找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有关编辑的时候，被告知铁竹伟接单位（南京军区政治部）通知刚刚离京返宁。但是我总不甘心就这么空手而归，我大胆提出设想，找陈毅元帅的儿子，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陈昊苏同志采访，请他谈谈父亲、谈谈上海、谈谈他们现在的情况。

不过，陈昊苏同志能否接受我的采访，我是一点儿把握也没有。既然“拍了胸脯”，就大胆闯。我直接来到台基厂北京市政府所在地，向警卫室的同志说明采访陈昊苏的要求；不一会儿，一位同志接待了我，说是陈昊苏的秘书，仔细看了我的证件，仔细听了我的采访要求，说，他会负责向陈昊苏同志汇报；不过，由于当时时近国庆，分管全市文教工作的陈昊苏是否有时间接受采访，他不能保证。我一听急了，脱口而出说，请转达上海人民对陈昊苏的问候和要求！那位秘书笑了，让我留下了联系的住宿处和电话（那时没有手机），等通知。

谢谢那位秘书，他一定向陈昊苏同志转达了“上海人民”的要求；谢谢陈昊苏同志，他决定接受“上海人民”的要求，接受我的采访。

9月26日下午3时，我准时被接进北京市政府6楼陈昊苏办公室。陈昊苏同志热情地和我握手，招呼我坐下。他直爽地说，我今天中午回来没睡觉，本来想休息一下的。我被他的真诚和认真所感动！说着，陈昊苏拿出了一份写得密密麻麻的事先准备的应答稿子，足足有五张之多。我被他的认真和实在又一次感动！

陈昊苏随和地让我在他对面坐下，拿起了我准备的话筒：“我很高兴地接受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采访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广大的上海市的人民，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问好。

“今年10月6日，是粉碎‘四人帮’的十周年。我认为《霜重色愈浓》这部作品，记录了‘文革’中我父亲所做的斗争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其次，上海是我父亲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，你们广播这样的作品也是很有意义的。”

■ 陈昊苏为接受采访准备的稿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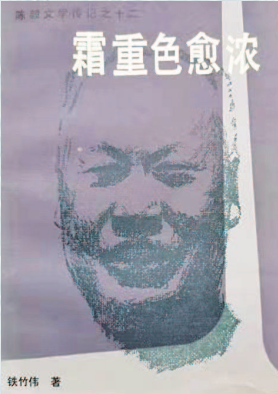
霜重色愈浓 后人担责重

◆ 秦来来

当年访谈陈昊苏



■ 《陈毅诗词选集》首版封面



■ 传记文学《霜重色愈浓》



■ 陈昊苏(右)与作者合影

难忘元勋

我们这一代人，对陈毅印象最深也是我们最为钦佩的，就是他既是外交战线的领军人物，又是一位久经沙场、横扫千军的元帅，同时还是一位憎爱分明、才华横溢的诗人。他分别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，久久地影响着我们。“断头今日意如何？创业艰难百战多。此去泉台招旧部，旌旗十万斩阎罗。”真可谓，壮怀激烈，笔墨酣畅；惊天地，泣鬼神！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，待到雪化时。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诗人胸中有万丈正气，笔下有千钧之力！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，是我中学时代的所爱，我抄录了不少陈毅元帅的诗作。他恐怕是世界上惟一一位既是元帅又是诗人的外交部长了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对陈毅印象最深和津津乐道的，是1965年9月29日，他在外交部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，面对反华势力的包围，豪气冲天地说，我们等候帝国主义打进来，已经等了16年，我的头发都等白了。特别是他引用“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；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；时候一到，一切都要报销”那振聋发聩的言辞、豪迈爽直的凛然正气，使我们感到做中国人的骄傲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对张茜女士的记忆，是在六十年代的纪录影片里，陈毅、张茜夫妇陪同刘少奇、王光美夫妇出访的纪录片里，张茜一袭旗袍、一把小折扇，那种待人的优雅、接物的高雅，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中。陈昊苏当然也记得。因此我们有了共同的语言：对陈毅同志的怀念。

母子合力

陈昊苏说，“1972年1月6日，我父亲逝世；仅仅过了七十天，我母亲发现患了和我父亲同样的疾病；二年以后，1974年3月20日，她也去世了。我父母亲在‘文革’前的身体健康状况应该说是比较好的，主要在‘文革’中受到迫害，使他们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。”作为一名与陈毅一样经历过战火考验的张茜，虽然身患重病却没有消沉，“不被悲痛的感情所淹没，不被疾病的威胁所压倒，我下定决心，像陈毅同志病重表现的那样一气尚存，努力不懈，经过手术之后与接受放疗和化疗的同时，就开始整理陈毅同志的诗词。”（张茜《陈毅诗词选集·序言》）

陈昊苏动情地说：“我母亲用余生编撰了《陈毅诗词选集》，作为同‘四人帮’斗争的武器。这本身充满了献身的精神。我父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，同时又是个诗人。但在他生前，他的诗作并未整理出来。因为‘文革’前很忙，没时间整理；‘文革’中，又没有可能来整理。我母亲在同死神斗争的同时，还要和‘四人帮’斗。我母亲觉得，整理父亲的诗稿，表达父亲忠于人民的一面，是她自己的责任。她是在病痛和精神上双重压抑的情况下来做这件事的。”

据了解，早在1958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把搜集到的陈毅的诗，总共有几十首，准备给陈毅同志出一个集子，并且征求了陈毅的意见。但是陈毅表示现在还不是出集子的时候。

然而，陈毅不幸去世，张茜又被查出患了肺癌。猝不及防的打击，反倒激发了张茜的意志。她要在有生之年，为丈夫，也是为自己编辑一本诗集，用丈夫的遗墨告诉后人，陈毅是个什么样的人。

张茜逐篇逐字地整理着丈夫的诗词，这其中有她熟悉的，也有她陌生的。读诗思人，她仿佛又回到了和丈夫一起浴血奋战、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又看到了那位“大将南征胆气豪，腰跨秋水雁翎刀”的伟丈夫。

重病中的张茜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辑了一部《陈毅诗词选集》，共收入陈毅的一百多篇诗词，张茜亲自为诗集写下了序言，并把诗集托人寄给毛泽东和周恩来。张茜还亲自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信，表达了希望能够出版的愿望。

1974年1月，凝聚着张茜血泪的《陈毅诗词选集》，用油印的方式问世了。两个月后的3月20日，张茜抱憾西归，她最终没有看到这本诗集的正式出版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陈昊苏决心完成母亲未完成的事业，用了半年的时间，在母亲张茜编辑本的基础上，稍微作了些改动。1977年4月，凝聚着张茜、陈昊苏两代人心血的《陈毅诗词选集》，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了（后并由多家地方人民出版社重印）。一时间，陈毅的《梅岭三章》《赣南游击词》等名篇佳作，传诵一时，享誉诗坛。

“至于说我的母亲，她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，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在我父亲逝世以后，她也紧接着患了重病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她选择了用自己的余生，来对我父亲遗留下的诗歌作品进行整理编撰工作。最后编成了诗歌选集，这是本身充满献身精神的。”陈昊苏充满感情地说：“回顾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过程，我也希望我们活着的人们，特别是青少年的一代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激励，得到一些启示，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还要继续前进……”

■ 陈昊苏在《霜重色愈浓》扉页留下的词作《千秋岁》

因为陈毅

陈毅是新中国上海的第一任市长，我们的话题不可能绕开，问起了他在上海生活的日子，他说：“我1942年出生在苏北抗日根据地，1949年底随部队到上海，跟父亲团聚。在上海上小学和一年半初中。1955年离开上海，当时才13岁，毕竟是孩提时代，所以，要说到上海有很深刻的感受谈不上。可以这样说，一直到‘文革’结束，我没去过（上海）。1979年我去过一次，那时我已人到中年，我见到了很多老同志，他们一见我就说，‘陈毅是我们的老市长，为我们上海人民做过很多好事’。我觉得，作为他的后人是引以骄傲的。”

作为陈毅的儿子，又是北京市副市长，陈昊苏感到肩上的压力，“我父亲赢得人民尊敬毫无愧色，而我受到这种关照偏爱，我是不是能做到无愧呢？我现在不能这样说。我希望像我父亲一样，用我毕生的努力去做到‘无愧’。我时时想到，我们这一代应为国家的进步多做点事，施展自己抱负，争取无愧于我们的先人。这不光是我的父亲，是一代人的问题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这一代人也不要过分谦虚，我们总不如上一代。我们现在进行的斗争上，在它的规模上、繁难的程度上、它取得成功所后产生的影响上……都超过我们的先人。”

“我有时想，假如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，也能得到人民如此的怀念，这便是我们最大的光荣。我认为我父亲赢得了这种光荣。我感谢上海人民。”

书香人家

作为陈毅的儿子，陈昊苏继承得更多的是“儒将”的遗传。

帮着母亲一起整理父亲的诗词，让陈昊苏感触颇多：“我参加这项工作，主要是我身体好，（父亲的诗词）都由我来抄的。这时我开始学诗，而我年轻时写的诗都没有格律，因我父亲相信毛主席的话，格律诗不要在青年当中提倡；尽管我写诗，也是打油诗一类的东西。可等我整理时，我开始学习格律，也懂得了写格律诗首先要懂得格律，否则叫什么格律诗？……赵朴（初）老对我写诗帮助很大，我刚开始写诗时困难很大，要想表达又找不到适当的词汇，觉得词汇很贫乏，没什么东西。他告诉我就是一条，强迫自己写。写不好也没关系，只要自己稍为满意一点的话；过一阵感受没有了，要想写也写不出来了。所以主要是多写，写多了自然就熟了。”

陈昊苏跟我说，“今年（指1986年）8月26日我父亲85岁诞辰，我弟弟陈小鲁也写了一首诗，怀念父亲：五年忍听千夫诤，一死难得万人泪。且喜碧血润中华，磊落平生应无愧。”

我自然提到陈昊苏的作品，他爽快地在《霜重色愈浓》的扉页上题词一首：

千秋岁

——为父亲逝世十周年而作
十年思念，魂梦常相见。
冬月影，春风面。
开山千古事，报国三生愿。
辞世后，神州几度沧桑变。

深幸丰碑奠，难改红军恋。
前路阔，青春献。
豪情溢山海，壮志平天堑。
传捷报，兴华伟业来新厦。

陈昊苏 作于一九八二年一月 录于一九八六年九月
当我告别陈昊苏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里浮起的是陈毅元帅的那张刚毅不屈的脸，和那首他自画像似的诗——

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
要知松高洁，待到雪化时。